

大唐悬疑录

最后的狄仁杰

讲述帝国宰相、千古神探狄仁杰最后一年的最后一案

唐隐 著

狄仁杰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大唐悬疑录

最后的狄仁杰

唐隐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唐悬疑录:最后的狄仁杰/唐隐著.--北京:
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8

ISBN 978-7-02-014542-3

I. ①大… II. ①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90103 号

责任编辑 朱卫净 张玉贞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开 本 890 毫米 × 1240 毫米 1/32

印 张 10.125

字 数 240 千字

版 次 201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4542-3

定 价 4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人物表

- **狄仁杰** 字怀英，唐代武周时期宰相。因政绩卓越，武则天称其为国老；因无案不破，百姓视其为神探。
- **袁从英** 狄仁杰的卫队长，心思细腻，对狄仁杰忠心耿耿。后因故前往边关庭州，与朝中的狄仁杰一内一外，共同化解一场场牵连甚广的阴谋诡局。
- **狄景晖** 狄仁杰的第三子，因狄仁杰长年在外，加上理念不和，与狄仁杰关系不佳。对袁从英心怀嫉妒。
- **武则天** 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正统女皇帝，唐朝第六位皇帝，称帝期间改国号为周，定都洛阳。
- **张昌宗** 与哥哥张易之同为武则天晚年最为宠幸的面首，兄弟二人暗中谋划，企图控制武则天来把持朝政。
- **韩斌** 袁从英救下的男童，却视袁从英为仇人，与蓝玉观血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

- **沈槐** 并州卫府果毅都尉，与袁从英一拍即合，两人携手辅助狄仁杰。
- **陈松涛** 并州长史，同时也是狄仁杰的姻亲。行事小心谨慎，对并州事务掌控得滴水不漏。
- **陈秋月** 陈松涛的女儿，狄景晖的妻子。夹在挚爱与父亲之间，令她异常痛苦，最终走向无可挽回的地步。
- **范其信** 狄仁杰的旧友，恨英山庄主人，医术高超，性格古怪。他的突然死亡，为狄仁杰的致仕蒙上了一层阴影。
- **陆嫣然** 范其信的徒弟，拥有一双碧绿清澈的眼眸，似乎暗示着非同寻常的出身。与狄景晖关系紧密。
- **冯丹青** 范其信晚年迎娶的夫人，妖娆艳丽，在范其信死后独霸恨英山庄。

楔子

太行山麓。

极黑极黑的夜，没有一点月光。深秋的雾气升腾起来，给这黑暗的天地又披上一件含混窒息的外套。眼前是晦暗深邃的虚空，鼻中是凝滞苦涩的气息，耳际是细弱可疑的回声，这样的夜间山道，就连最胆大的人也不敢走上一步吧。但是，偏偏就有那么一点微暗的火光，摇摇曳曳，由远而近，伴随着杂沓的脚步和激烈的喘息，慌乱不堪地前进着，忽左忽右，忽上忽下，前行得如此缭乱，又如此挣扎。

“扑通！”摔倒了。旁边的人身形太小，也被带倒在地。

稚嫩的声音焦急地喊：“哥！哥！你怎么了？起来啊，起来！”

那人沉重的喘息，每一下呼吸都那么痛苦艰难。“啊啊，啊啊！”嘶哑地号着，却发不出一个可以辨别的音节。

“哥，来，我扶你。你快起来啊！我们一起走啊！”身边的人分明还是孩子，小小的手里握着一个火把，火光映着一张汗水泠泠的小脸——并不鲜明的五官轮廓，但是眼睛如星般澄亮。

“啊啊，啊啊……”仍然是痛苦至极的呜咽，他奋力推开孩子的手，要孩子离开自己，离开这个已经没有希望的躯体，去逃出生天，去挣出一条命来。

“不！”孩子已经带了哭音在喊，但是语气依然坚定，“我不会离开你的，哥，我们一起！我绝不把你一个人留下。”

“啊啊，呜呜……”牙齿在咯咯地打战，呼吸越来越急促，忽然，他从喉间迸出难忍的呻吟，整张脸上青筋暴起，血红的双眼中满是绝望。他痉挛着伏在了山路上。

火把照在他的身上，青色的麻布衣裹着一个不成人形的身躯，颤抖得越来越激烈。

终于，他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号叫，双手撕扯着前胸，在山道上不停地翻滚起来，两腿哆嗦着踢动，全身突然弓起又突然匍匐，直到窒息得翻起了眼白。嘴张得很大，却再也发不出声音。

孩子涨红着脸跪在哥哥的身边，晶莹的泪水一滴滴流下来，挂在鼻尖上。突然，他好像下定了决心，伸手到怀里掏出一样东西，递到了哥哥的嘴边：“哥，哥。好哥哥，你吃吧，吃下去，就不难受了……”

伴随着呜咽，那人把孩子递过来的东西塞到嘴里。

长久的静默。火把闪耀两下，就熄灭了，只剩下两个人的呼吸，在一片漆黑中起伏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连呼吸声都听不见了，山路回归到一片寂静之中。那两个人仿佛已经融化到了这片黏稠的黑雾之中，消失了……

直到一大片杂沓的脚步声、马蹄声、器械碰撞的声音响起，夹杂着人声，打破了这持久的静默，预示着一大队人马的到来。

黎明的微光穿透厚重夜雾，映出两个紧紧依偎的轮廓，似乎是刚刚从梦中惊醒。只见这一大一小的身影，猛地跳跃起来，滚

入山道旁的密林中。

火把熊熊，照出一片白昼。

持枪带刀的一大队人马现身在山道上。领头者皂巾缠头，黑布蒙面，仅露出一双杀气四溢的眼睛。

“他们跑不远的，仔细搜，一定要找到！”

“是！”队伍散开，杀气腾腾地冲入周遭的密林。

那两个人能躲开这一轮的搜捕吗？

忽然，一声霹雳划开昏暗的天际，大雨倾盆而下，山道顿时被冲得泥浆横流，乱石翻滚，树枝噼噼啪啪地折断下来。

雨太大了，怕是要引起山石滑坡。

“头领，雨太大了，再搜下去，恐怕弟兄们有危险啊！”一个虬髯大汉边摩挲着满脸的雨水，边大声向头领喊叫。

头领的眼中阴晴不定，寒气暴射，终于下定决心大吼一声：“撤！”又咬牙切齿地加上一句，“让你们跑，跑出去也是个死！”

雨越下越大，刚亮起来的天空又变成了漆黑一片，只有哗哗的雨声，响彻天地。

目 录

楔子 / I
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|
| 第一章 | 回乡 / 1 |
| 第二章 | 险境 / 25 |
| 第三章 | 父子 / 50 |
| 第四章 | 凶案 / 75 |
| 第五章 | 鬼影 / 100 |
| 第六章 | 酒宴 / 128 |
| 第七章 | 爱人 / 153 |
| 第八章 | 背弃 / 177 |
| 第九章 | 搏杀 / 201 |
| 第十章 | 毒丸 / 227 |
| 第十一章 | 对质 / 251 |
| 第十二章 | 真相 / 276 |
| 第十三章 | 远行 / 303 |

第一章 回乡

洛阳，上阳宫，御花园。

观风阁内，已经是一副残局了。武则天披着一袭绛紫色的锦袍，斜斜地倚在榻上，秋日的暖阳柔柔地铺排在她的身上、脸上。年逾古稀的女皇，眼带春色，唇含娇俏，竟焕发出宛如年轻女子般的妍丽容色来。她目不转睛地端详着对面的男子，眼神里满是爱意。如此充沛热烈的爱意，似早春花蕾般的爱意，通常只会绽放在情窦初开的少女身上的爱意，此刻竟也在这垂暮的老妇身上释放出慑人的力量。只是，当这力量来自于—位君临天下的女皇身上时，又会裹挟着怎样颠扑众生的气象呢？

此时此刻，她并不在意这一切，她的眼里只有那张水莲花般纯美端丽的脸，还有那具每个夜晚在她的手掌间铺呈开的、没有丝毫瑕疵的身体。是的，她位居九鼎，尊贵之极，开天辟地，炎黄以下，只有她，唯一的她，身为一个女人而达到了万众之上的巅峰。但是，身为一个女人，她依旧有着最隐秘的渴望和最火热的欲念，在这副日益衰老的躯体上，凭借着权力燃烧到连她自己

都无法控制的程度。这样也很好，没有关系，她的信念依然坚定，她的头脑依然锐利，普天之下能够在垂暮之年尽情享受这一切的，舍她其谁呢？

“陛下，该您了。”男子开口了，还不忘抛个妩媚的眼风过去。

“嗯。”武则天懒懒地应了一声，微微含笑，并不动作。

“陛下，您再不落子，可就算您输了这局了。”男子又道，语气里透着恃娇卖乖的味道。

“嗯，那就算朕输了吧。”

“哎呀，陛下，那六郎就要邀赏啦。”

“好啊，你要什么，朕看看能不能给你。”

“六郎，六郎想要……”

“嗯，什么？”

武则天微合着眼睛，没有等到回答，不由疑惑地睁开双目。却见张昌宗拉长着那张俊脸，冷若冰霜地端坐着，两手却痉挛似的撕扯着袍服上的缎带。

“陛下，臣狄仁杰恭请圣安。”

武则天猛一抬头，狄仁杰正向她长跪叩首。虽已年近七十，这位武则天最倚重的大周宰辅仍然腰背挺直，气宇轩昂。苍老的脸上，尽显端严与正气，使武则天每次见到他，都会产生一种依赖、敬重与忌惮相互交织的微妙情绪。

“哦，是狄国老啊，看座。”武则天一摆手，竟是自己把宣召狄仁杰的事情给忘记了。都是那可恶的水莲花儿，可恶的俏脸蛋儿，在面前晃来晃去的，把正事都给晃到一边去了。

狄仁杰口中称谢，稳稳地坐下，连眼皮都没有向张昌宗那边抬一抬。

“自狄卿回到神都，已有旬月，你我君臣今天还是初次晤面啊。”武则天向狄仁杰寒暄了一句，又瞥了张昌宗一眼——没出

息的小样儿，还是那么紧张。

“连日来听闻圣躬欠安，老臣甚为担忧，总算今天得见天颜，清健如常，臣心甚慰。”狄仁杰侃侃道来，声音中自有一番恳切的情意，武则天不禁心中一动。

“哼。”张昌宗鼻孔里出气，又拖长了声音撒娇地说，“陛下，咱们这局棋您到底还下不下啊？”

“不是下完了吗？你赢了。”武则天略略有些不耐烦。

“可陛下还没有打赏呢。”张昌宗不肯罢休。

狄仁杰不紧不慢地开了口：“陛下有事，老臣就告退了。”

“等等，朕还有事找国老。这样吧，国老陪朕去花园走走。”武则天起身，缓缓步出观风阁，经过张昌宗身边时，轻声叱道，“你去吧。”

狄仁杰肃立一旁，竭力克制着胸中翻滚的厌恶之情。张昌宗的一切，他的声音、他的脸、他的姿态，都让狄仁杰感到胃里发酸，恶心欲吐。女皇刚刚册封了张昌宗“云麾将军”的称号，据传闻都是缘于对这具毫无瑕疵的身体的热爱。狄仁杰微微眯起眼睛，似乎看见在另一个同样年轻的身体上，那一道道深浅不一形态狰狞的伤痕。就在最近，这身体上才添了新的伤痕，伤痛还在折磨人，但是关于这个案子的奏折，女皇恐怕还没有读完，就撇在一边了。

“狄爱卿？”武则天发现狄仁杰的神情有些异样。

“是，陛下。”狄仁杰迈步跟上，两人一前一后地走上御花园的甬道。力士和女官们远远跟随着。张昌宗往外走了几步，又停下来，回头朝武则天和狄仁杰的方向望去，恶狠狠地跺了跺脚。

武则天闷闷地自顾自往前走，狄仁杰一言不发紧随其后。突然，武则天停住脚步，长叹一声：“狄爱卿，转眼又是一年秋深，你看这花园中，两月前还是花团锦簇，姹紫嫣红。今日却已落叶凋敝，真真时光如利刃啊。”

“陛下，臣看到的却是新老交替，硕果盈丰。就算落叶凋敝，那也是归返大地，丰泽后代，所谓得其所哉。”

“哦？你这见解倒颇有新意。如果人人都像你这么想，也就没有那许多伤秋怀离之作了。”

“陛下，臣的见解并不新鲜。臣的见解只是承袭古来圣贤的教诲。子在川上曰：‘逝者如斯夫！不舍昼夜。’臣因此懂得，天地万物，生生不息，自有其来处，自有其去所。也正因为，臣才不愿做些无谓之感叹，而愿从容顺应于这更迭往复的自然之律。”

“说得好啊。”武则天轻哼一声，盯牢狄仁杰，“朕明白你的意思。更迭往复的自然之律，你是说朕也应该走到更迭往复的那一步了吧！”

“陛下！普天下均是陛下的臣民，后继者更是陛下的血脉。陛下的荣耀和威严上承自太宗天帝，下托于黎民苍生。这天底下至尊的荣威，必要有千秋万代的传承。”

“至尊的荣威，至尊的荣威。狄爱卿，你说说看，至尊的荣威难道也换不来一个青春永驻？至尊的荣威难道也敌不过一个生老病死？”

“生老病死是天数，至尊荣威乃人力。以人力敌天数，臣以为不智。”

“狄仁杰！你还真敢说！”

“臣问心无愧。”

武则天点点头：“好啦，今天不谈这些。今天朕找你来，是为了你的事情。”

“我的事情？”

“是啊。近几年来，狄爱卿几次三番上表要求致仕回乡，朕都没有答应你，实在是因为国事纷杂，朕离不开你这个股肱之臣。”

“蒙陛下错爱，老臣甚为惶恐。”

武则天摆摆手：“圣历以来，朕看天下昌平，边关宁定，百姓安居乐业，朕也备感安慰。因此想到狄爱卿多年来为了国事操劳，以花甲之躯四处奔波，身边无子孙颐养，亦少晚年静休之乐趣，实在于心不安。所以，朕近日才打定了主意，准你致仕回乡，即日启程。”

狄仁杰一愣，但立即镇定下心神，深揖到地，道：“臣蒙陛下如此眷顾，惶恐之至。陛下实不该为臣这样操心。致仕归乡是老臣多年来的心愿，今日得陛下降下天恩，许臣了此心愿，臣感激涕零。陛下，万岁万万岁。”

武则天双手扶住狄仁杰，道：“国老太谦了。国老这一去，朕实在不舍。只是朕心再不舍，也不愿始终违逆国老的心愿，望国老此去好自为之，多多珍重。”

狄仁杰微微颤抖着声音答道：“老臣明白。”

“好了，如此朕就不多留国老了。国老只需将阁部的事务做个交接，便可择吉日启程了。到时候，朕就不去送了，以免伤感。”

“是，老臣就此别过陛下。陛下，您也珍重！”

武则天点点头，狄仁杰倒退两步，正要转身，突然想起了什么，又上前一步奏道：“陛下，臣致仕后也不需要卫队了，臣这就将卫队遣返卫府。”

“嗯。”武则天点点头，看狄仁杰仍在踟蹰，问道，“狄爱卿，你还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臣还有个不情之请。”

“哦？你说。”

狄仁杰犹豫了一下，道：“陛下，臣想恳请陛下，准臣带上卫士长袁从英一同返乡。”

武则天颇有深意地看了看狄仁杰，道：“袁从英虽是国老的卫士长，但也是朝廷的龙武卫大将军。国老此去不需卫士相随，袁

从英就该留在朝中继续为国效力。不知道国老要他随你一同返乡，是什么道理？”

“臣明白。只是从英与我相伴十余年，情深意厚如同父子，臣实不忍与他分离。”

“可是袁从英并不够致仕的资格，如果要陪你返乡，难道你要他辞官不成？”

“看来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。”

“哦？你是不是也应该问问袁从英他自己的意思？”

“不必了。老臣心里有数。”

武则天摇头道：“狄爱卿，你这个请求恐怕朕不能答应你。袁从英是重臣，朕还要用他呢。朕不会准许他辞官，朕也不会准许他与你共同返乡。”

狄仁杰觉得太阳穴突突地跳个不停，不，他告诫自己要冷静，定定神，再次开口道：“陛下。狄仁杰是大周的臣子，袁从英是大周的将军。我二人的生和死都是陛下的，也是大周百姓的。为了陛下和大周，我们肝脑涂地万死不辞。然今天老臣有这一请求，实在是因为多年来为了保护老臣的安全，从英多次以身犯险，在与贼寇拼杀中屡受重伤，至今没有痊愈。这次返乡，老臣想趁机带他去休养，并州还有老臣相识多年的名医，可以为他调治。老臣保证，一旦从英身体复原，老臣即令他回返神都，为陛下效力。”

“狄爱卿自己不就是大周朝的国手，为袁从英治伤何须另请名医？”

“陛下圣明，应知医者不治至亲之人。”

武则天一愣：“哦？”她沉吟着，终于点头道，“都说狄爱卿将袁从英视为己出，今天看来还真是舐犊情深哪。如果朕再不答应你，倒显得朕不通人情了。好吧，就让袁从英随你一同返乡吧。不过，朕有个条件，三个月后袁从英必须回京复职。在这三个月中，

暂时保留其龙武卫大将军之职，但免去一切实际职务，停发俸禄，官凭上交卫府。待三个月返京后再另行区处。”

“臣代从英谢陛下隆恩。”

“狄爱卿，再过两个多月就是新年，又恰逢你的寿辰，回乡好好庆祝一番吧，朕到时候自会有厚礼相祝。好啦，你去吧。”

狄仁杰跪倒在地，含泪叩头：“陛下隆恩，臣感激涕零，虽肝脑涂地无以回报。老臣去了。陛下您要千万珍重啊。”

武则天缓缓离去，狄仁杰仍然跪在那里，跪了许久，几缕白发从帽檐下探出，在秋风中抖抖索索，他低着头，一片枯叶飘飘荡荡地正好落在他的面前。狄仁杰这才摇晃着站起身来。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悲凉和空荡，一阵鲜明而不祥的气息，让他在一瞬间竟有些晕眩。他第一次不敢肯定，自己今天的言行究竟是对还是错。一切来得太突然了，他没有时间周密思考，几乎完全凭借本能做出了判断，并且下了赌注，但他甚至都不知道，这将是怎样的一局棋，棋枰的对面又是谁。

“回去，该回去了。”

狄仁杰慢慢步出天津桥时，天色都有些擦黑了。

狄府的管家狄忠迎上前来，将他扶入马车中，一边吩咐起行，一边嘟着嘴道：“老爷，下回小的能不能不穿这件袍子啊？您看我在这里候了您一天，就让人当怪物瞧了一整天。”

“什么？”狄仁杰一愣，看清楚狄忠身上那件价值连城的羽缎锦袍，忽然大笑起来，“好啊，不用穿，以后再也不用穿了。狄忠啊，回去后你就把它烧了。”

“是，老爷！”狄忠响亮地答应着，高兴极了。自从上回老爷连赢三局双陆，从张昌宗身上赢下这件武皇钦赐的集翠裘后，每次进宫就让狄忠穿着这个袍子，实在把狄忠腻味坏了。总算今天狄仁杰心情好，他以后可以不用受这个罪了。“老爷，小的回

去就把它烧了，这袍子上一股子又甜又酸的怪味，烧了才干净！”

洛阳，狄府。

夜深了，二更已敲过。狄仁杰的书房里灯火通明，却安静得没有一丝声响。狄仁杰埋头翻阅着面前的公文，并不时地停下来思索着。一个人影来到他的案前，狄仁杰并无丝毫意外，只道：“从英，今天回来就没看见你，现在又是从哪里钻出来的？”说罢，才抬起头，微笑地端详站在案前之人。

此人年约三十来岁，身材高大，站姿挺拔威武，一看便是武将的风范。瘦削的面庞上五官鲜明，显得十分精明强干，但那双望向狄仁杰的目光却格外谦恭坦白，就像望着一位从心底里敬爱的长辈。他便是狄仁杰最倚重的卫士长袁从英。

十年前，狄仁杰外放宁州刺史期间，遇上当地的突厥人阴谋暴乱，情势相当紧急。这个袁从英恰在宁州的卫府从军，因谙熟突厥语被狄仁杰选中，潜入突厥人中侦查到关键敌情，与官军里应外合粉碎了贼人的阴谋。袁从英在此役中表现出的有勇有谋和忠肝义胆，受到狄仁杰的青睐，便将他调来自己身边担任卫士。之后的十年中，袁从英对狄仁杰始终忠心耿耿，出生入死从不敢有辱使命，逐渐成长为狄仁杰最信任的卫士长，两人之间也建立起了父子般的深厚情谊。

听见狄仁杰问话，袁从英答道：“大人，下午圣旨来过了。卑职接了旨就去卫府交割，他们硬拉着我喝饯行酒，刚刚才散。”

“哦？这么快。圣旨怎么说？”

袁从英疑惑地瞧了瞧狄仁杰，道：“圣旨说皇上已经准了大人致仕返乡，即日启程。并命卑职即刻遣回卫队和军头，官凭交还卫府，随行伴护大人回乡。大人，这些您都知道了吧？今天皇上就是为了这件事召您进宫的？”